

## 春之断简 ——写给 F

鹤山区 王国瑞

春初来时是静谧而恬淡的，像林黛玉信步走过沁芳桥。托马斯·沃尔夫说得对：“春天来临像魔术、像音乐、像歌曲。”窗外风烟淡淡，仿佛李太白飘逸的长衫。出门尚有料峭之意，偶尔还会下点儿小雪。过了雨水就是惊蛰，春分后边应该是一片清明吧！

山清水秀，正是踏青的好时节！抛去生活的烦恼，撇开城市的喧嚣，轻骑单车，相约而行。春暖花开，欣欣向荣，徜徉其间，其乐无穷。

春天在枝桠尖叫，春天在

山上喊我。春天是山野的一朵桃花，将它斜插鬓上，天天而灼灼。春之循环是生命的梦魇，甜蜜的绵绵的愁绪延伸；春之循环，四季有希冀，循环的诗歌和爱情让人应接不暇；春之循环，风花月月，邂逅的杨柳系住了谁的小舟？访故人，不遇，眼在古刹，听云游行僧一夜天花乱坠。

春天不是读书天，应到野外读自然。我给你的信中说过这样的话。你回曰：到街头读行人，到陌上读花树，到小村读寂静。甚至你还说，把自己想象成一朵花儿也是

好的！一朵白云探下身来观望，一株花儿踮起脚尖窥视，好一个“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牧童横骑牛背，信口吹笛；老翁闲坐古石，静心凝思；浣女赤脚河畔，欢声笑语。猛然想起许达然的一段文字：“但村姑正帮父母做田，无闲摘来戴，即使戴了，郎正忙着也不来看娇娘。倒是旁观的诗人看醉却诬赖草木微醺，仿佛雨是淡酒。”以梦为花，以花为媒。蜜蜂在酿造甜蜜，燕子呢喃，衔泥筑爱巢。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红的很痴情，黄的很刺目，绿的很抒情，白的很“雷人”。春很多姿，春很娉婷，春很像你回眸的留恋。

杨柳依依，白鸟翩翩。吹面的风，轻柔仿佛初吻。春是温暖、湿润而诗意的。雄浑的是山，缠绵的是水，雅致的是人，古典的是心。春天很多情，春天很浪漫。“还是云很天鹅，女孩子很孔雀；还是云很潇洒，女孩子很四月。”（余光中语）太阳很新，草叶很静，而你很远，很让我挂念。仿佛春天是因为你而变得如此温柔。谁撕了音乐系才子的歌谱，老教授何以变得很绵羊，堆砌的文字长度可以超过两条赤道，而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如眼镜的度数。实在可笑！那位坐轮椅的作家却说，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

司春的女神你知晓不知晓？黄鹂敢于啼春，青春敢于流浪，少女敢于穿短裙，美丽敢于绝版。女诗人在山的曲线上款款行走，她说丘比特也敢于乱放情箭，七仙女也敢于私下凡间……

画家的笔和摄影师的镜头捕捉春的痕迹，他们互相成为对方的灵感自己却不知。一群放学的孩童正在捉迷藏，那棵沉静得几乎入禅的老树也看得入迷。一只蝴蝶刚从庄周的梦里挣脱，很自然地落在我的掌心经久不去。般若妙谛难解，只能“欲辩已忘言”。雨霏霏沁人心脾，乱了一路的思绪……田野寻春，而归来偶过自家窗下，春在枝头已十分。

## 桃花开了没有

鹤山区 张璐

离我们院子不远处有片桃林，桃林外面的松柏把它与大路隔开。松柏有些稀疏，又不高大，从大路旁边走过，目光越过它们，桃树枝条依稀可见。每次经过，把目光投放到桃林的方向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入春以来，见院子里柳树快要发芽，玉兰也将要开了，再走过那片桃林，便不再满足于目光的探视，像被绳子拽了似的，不自觉地又把脚迈进了桃林。

自己心里清楚，不为别的，只为看一眼，桃花开了没有。

## 我为什么而活着

(英国) 罗素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象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堂景象的神秘缩影。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它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它。

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即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爱情和知识，尽其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是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满孤寂、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乐意再活一次。



塞外早春 吴静涵

## 风雨一炉，满地江湖

冯唐

我对我初恋女友的第一印象，觉得她像茉莉花。小小的，紧紧的，香香的，白白的，很少笑，一点都不闹腾。后来，接触多了，发现她的香气不全是植物成分，有肉在，和茉莉花不完全一样。后来，她去了上海，嫁了别人。后来，她回了北京进出口茶叶。我说，送些茶吧。她说，没有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出口没人要，送你铁观音吧。

十几年来，我初恋女友一直卖茶叶，每年寄给我一小箱新茶，六小罐，每罐六小包。“好茶，四泡以上。”她说。箱子上的地址是她手写的，除此之外，没有一个闲字，就像她曾经在某一年，每天一封信，信里没有一句“想念”。

我偶尔问她，什么是好茶？她说，新，新茶就是好茶。我接

着问，还有呢？她说，让我同事和你说吧。电话那头，一个浑厚的中年男声开始背诵：“四个要素，水，火，茶，具。水要活，火要猛，茶要新，具要美。古时候，每值清明，快马送新茶到皇宫，大家还穿皮大衣呢，喝一口，说，江南春色至矣。”我把电话挂了。

香港摆花街的一个旧书铺关门了，处理旧货。挑了一大堆脏兮兮的民国时的闲书，老板多老不知道，不便宜，300文，我二十年前买的时候，也要200文。壶大，粗，泥色干涩。我付了钱，老板怕摔坏，用软马粪纸层层包了。

我把茶放进壶里，冲进滚开的水。第一泡，浅淡，不香，仿佛我最初遇见她，我的眼神滚烫，她含着胸，低着头，我闻不见她的味道，我看

见她刚刚到肩膀的直发左右分开，露出白白的头皮。第二泡，我的目光如水，我的心兵稍定，她慢慢开始舒展，笑起来，我看到她脸上的颜色，我闻见比花更好闻的香气。第三泡，风吹起来，她的衣服和头发飘浮，她的眼皮时而是单时而是双，我闭上眼，想得出她的每一个细节，想不清她的面容，我开始发呆。第四泡，我拉起她的手，她手上的掌纹清晰，她问，“我的感情线乱得一塌糊涂吧，你什么星座的？”我说，“世界上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是这个星座的啊。”香气渐渐飘散了，闻到的基本属于想象了。

我喜欢这壶身上的八个字：“风雨一炉，满地江湖”，像花茶里的干枯的茉莉花一样，像她某个时刻的眼神一样，像咒语一样。

病情若大到要住院治疗，则所要具备的德行，就非仅以上区区数端了。你还必须有达官贵人或医生朋友为你打电话、攀关系、订床位，甚至还得有丰富的知识，足够判断医院的量血压机是否正常，紧急拉铃是否仍能发出声响（如能自行修理更佳）；否则，还须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培养有力的丹田，以备于血压被降得过低时能侥幸活命，于紧急求援时得以声闻数里……

## 如果你为四郎哭泣

(中国台湾) 龙应台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为它最重要的黏合剂。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杨四郎家人在战争中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军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是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壁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很多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

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相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个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俄底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们拔出和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们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关联，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历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 你有资格生病吗？

廖玉惠

你有资格生病吗？看病前，请反躬自省：

你的体力好吗？你禁得起长时间排队挂号、等医生吗？

你的耐性足吗？你耐烦得了医护人员的百般刁难吗？

你的脸皮够厚吗？你能够不在乎医疗人员闲来的消遣揶揄吗？

你有逆来顺受的涵养吗？你能忍受诸多的无礼待遇而不怨不悻吗？

你的反应够灵敏吗？你能

“望”出医生的心情，“闻”出空气中不寻常的气氛，而控制自己，不触大夫之怒吗？

你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吗？你能由医师惜“话”如金的嘴里“问”出端倪而“切”中医师的语焉不详的判断吗？

你够宽宏大量吗？你能原谅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所犯下的所有过失而不气坏了身子吗？

以上数点兼备的人，也并非就能安枕无忧，放心生病。